春秋左傳類解

春秋左傳類解粵卷之三附邾小邾

蘆泉劉績編註

襄公 名午成公妾定姒子四歳即位在位三十一年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曰繼正即位正也○邾子 宣丑 來朝冬衛侯 獻 使公孫剽來聘晉侯 悼 使荀罃來聘 杜云九月辛酉天王崩乃九月十五日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 子叔即公孫剽子叔黑背之子 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

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庚寅襄二年〇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〇己丑葬我小君齊姜三月而葬速叔孫豹如宋。

夏齊姜薨齊謚也襄嫡母成公夫人初穆姜成公母襄祖母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檟梓之屬櫬親身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詩大雅抑之篇話言善言也順猶其序也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豐年篇醴濁酒也烝進也畀予也祖先於妣者言

先進祖後進祧以洽百禮然後降福其徧今季孫先姜氏之妣後穆姜之祖是反之也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齊境上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禮送葬非禮既來不知其姓齊以北鄰小國故召之不爲姓姜也○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辛卯襄三年○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長樗近晉之地悼公脩禮於諸侯故去國都盟于此○秋公至自會。會于雞澤事見晉

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稽首至地也知武子曰。知罃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

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壬辰襄四年○夏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夏戶雅反樂曲名呂氏曰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摯鍾而奏此三夏曲章以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乃九夏之三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陔夏九曰驚夏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大雅首文王大明綿三詩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首鹿鳴四牡皇華三詩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員音云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

臺駘始也即是此逆後事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武仲短小故曰朱儒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癸巳襄五年春公至自晉○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秋大雩

五年春公至自晉○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覿見也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秋大雩旱也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相謂二人相率行也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

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何氏曰巫者鄫前夫人襄公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疏謂巫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子謂之出辭文勢似謂豹姊妹嫁鄫子生巫豹乃巫之舅巫乃豹之出鄫子惑於後妻莒女欲立其出廢巫絕鄫氏姓宗祀故豹率與之往訟于晉治訟也齊人語

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註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

○公至自會會于戚會吳且戍陳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見晉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楚伐陳會晉救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子宿嗣爲武子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公在視斂阼階西向之位）宰庀家器爲葬備（宰家臣也庀匹詣反具也具家用之器爲葬備言其貧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重副貳也）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甲午襄六年　○莒人滅鄫（李氏曰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說故以此爲非實滅按公穀謂鄫立莒公子爲後廢大子巫鄫子卒其所立者粧祀神不享非類故書滅胡氏曰直罪莒舍鄫者莒人之以其子爲鄫後欲滅人祀而有其國也）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慢莒）

○穀梁曰莒人滅鄫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

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滅有書日書月書時不同鄫本中國而書時者滅非以兵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既盡也謂家國有此立異姓則亡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異姓當別而不別故取滅不自知莒人滅鄫非滅也非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莒是鄫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非兵滅但罪其立異姓奉祭而言滅耳

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

冬穆叔如衛聘且脩平𠛬[illegible]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宿始代父文子為卿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

襄 乙未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城費。

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正月。耕乃夏二月春分耕之時。周四月也。南遺爲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爲隧正。名帶。惠伯之孫。隧正主徒役之官。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獻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即公孫剽在元年）且辭緩報非貳也（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成三年）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行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悛音銓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詩召南羔羊篇委蛇杜云順貌一云委曲貌失傳從容自得貌今按當為行貌與詩義異自從也謂退食從君而行若相並橫而行必折）

（丙申襄八年）○公至自晉（春公如晉朝見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

月大雩。

莒人伐我東鄙以彊鄫田。鄫田接魯而疆界不明故既滅鄫伐魯以正之

秋九月大雩旱也。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

晉范宣子來聘即士匄且拜公之辱謝公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召南篇名摽落也梅極盛則落以興女色盛則衰衆士求之宜及時宣子欲魯及晉之時結之也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臭氣滋味告草木所生而隨草木譬魯奉晉命豈有時哉武子賦角弓。小雅篇名取兄弟婚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小雅篇名天子賜有功諸

侯詩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武子本以宣子有功賦彤弓美之宣子辭於君言已爲之守是臣不敢當君禮故爲知禮

丁酉襄九年○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穆姜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於東宮成公毋成十六年爲通僑如故徙居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陽進陰退陰六變八不變言艮之隨五爻俱變惟二爻得八不變史曰是謂艮之隨䷐兌上震下隨其出也艮止變隨有從行義故隨爲出君必速出謂出東宮姜

曰亡（亡猶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此隨卦辭）元體之長也（今乾卦文言作善之長元者生物之始爲物體之長爲春爲仁）亨嘉之會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此莫不嘉美故爲衆美之會爲夏爲禮）利義之和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爲義之和爲秋爲義）貞事之幹也（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爲冬爲智）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體法仁則無不愛故足以長人嘉美會合則動容周旋中禮故足以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知正而固守之則事無不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然必眞有此四德非誣罔方可謂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下位指婦人不仁指與亂）不靖國家

不可謂亨。沃衰成公去參區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謂出閒求宮棄位而姣不可謂貞。姣淫之別名棄夫人位淫僭知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出東宮○公送晉侯時會諸侯伐鄭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以鬱鬯之酒灌地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鍾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為

祧祧尊而廟親待賓客上尊者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兄弟國故行冠禮於此

戊戌襄十年○公至自會會吳于柤見晉○秋莒人伐我東鄙○公至自伐鄭從晉城虎牢見鄭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時晉伐秦又欲會諸侯伐鄭故伐我東鄙

己亥襄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古者非征伐則軍不備但下書作三軍志三家分公室也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魯舊有三軍其後三軍分其一爲私乘公止二軍季氏專國猶以爲未足欲毀私乘作三軍各征之盡多取於公也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三軍則貢賦於伯國必增爲政者必不堪其求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詛以禍福之言相要也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毀私乘以足其數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役丁也邑賦稅也季氏子使所掌一軍役邑入已者公家免其征不入已者令公家倍征欲驅之使入已盡盡取之不入公室也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孟獻子使所掌一軍父子兄弟四分之父兄盡歸公取其子弟之半以其半歸公大率三分歸

公一分入已也叔孫氏使盡爲臣穆子使所率一軍爲四分盡取其子弟歸其父凡大率半屬公半入已也不然不合合謂毀私乘也如上三家之征附十二分國民公取五三家取七比舊爲多方毀其私乘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公至自伐鄭從晉伐鄭盟亳城北見鄭◯公至自會從晉伐鄭會蕭魚見鄭未加兵故書至自會

庚子襄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穀作邰魯東鄙邑瑯邪費縣南有台亭鄆公作運莒邑也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爲公盤盤食器以鍾之金鑄之也

○穀梁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夏晉侯悼使士魴來聘。○公如晉。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傳謂八年如晉朝至此五年再朝又善事大國爲禮趙氏謂傳以自拜爲禮非也。

辛丑 襄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公作詩音同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邿亭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李氏曰桓二年傳曰告于廟也桓十六年日以飲至之禮也此年曰書勞於廟也然則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壬寅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莒人侵我東鄙報入鄆

癸卯襄十有五年春宋公平使向戍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戍盟于劉劉魯地不盟於國而盟于劉崇向戍故公弱甚矣

十五年春宋向戍來聘報二年豹聘且尋盟尋十一年亳盟見

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若毀此室則作之已勞民而今毀之又勞民是重勞也閒去聲疏云非也今按當作間別之間謂更作別居也）

○夏齊侯（靈公）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遇魯地書至遇畏齊不敢進）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宣）伐我南鄙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晉故伐魯）於是乎城成郛（郛外城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

辛遂不克會。明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以我故執邾莒事見晉

[illegible]子襄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齊既救晉閔公在會時討邾莒故復來伐夏公

至自會。春會晉溴梁見晉五月甲子地震。○秋齊侯伐我北

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即莊子速獻子之子文伯谷之孫徼要也

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以師去之不與速之戰以成其名

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

之未息。時晉伐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

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

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晉在魯西故云西望庶幾謂晉救魯庶可無亡也）比執事之閒（閒音閑若欲待晉閑暇）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即荀偃晉中軍帥圻父小雅篇名圻同畿父音甫周司馬掌封圻之甲兵其詩云圻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蓋譏偃掌晉甲兵不救魯使魯憂恤無定止也）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即士匄晉中軍佐鴻鴈亦小雅篇名其卒章云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言魯民離散如鴻鴈飛集無定所但嗸嗸哀鳴維哲人知其痛者愚人不知以哲人比宣子也）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聚集也有兵居則人民不得集聚也）

（乙巳 襄十七年）○秋齊侯（靈）伐我北鄙圍桃（魯邑下縣東南有桃虛公作北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高厚上左無齊字九月大雩○

冬邾人伐我南鄙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圍郕避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氏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地也魯師逆紇畏齊不敢至防止此聊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叔梁紇伯夏之子孔子父與臧紇二兄弟皆在防故送臧紇于旅松之師而復還守齊師去之既失臧紇故去齊人獲臧堅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夙沙氏衛名齊奄人也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一本有之賜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

而死。言君已傷之而命之無死是賜恩不終姑且也且又使刑餘之臣禮士爲非禮故以戕扶所傷而死戕皆弋祭也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丙午襄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公羊曰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平衛侯、殤鄭伯、簡曹伯、成莒子、黎比邾子、悼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同圍齊。獨書同者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獻子即荀偃爲魯伐齊

壹與厲公訟弗勝偃弑厲公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戴其隊地首以兩手捧持而走也見梗陽之巫皐梗陽晉邑在大原晉陽縣南皐巫名也夢中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如此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爲瑴而禱曰齊環齊靈公名怙恃其險負其衆庶負休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曾臣彪晉平公名彪曾臣猶重臣也言天子爲臣於神已又爲之臣也杜云猶末臣也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官臣杜云守官之臣按臣對神之稱官晉官也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

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沈玉于河以質信祀神而復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在十六年盟國討不廷見晉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門防門外作塹而守之橫行廣一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非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范文子晉士匄析文子齊大夫子家也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

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斥度也度險不至處亦疏建旌旗爲陣僞示衆也右僞謂以衣服爲人形以旆先謂建旌旗於前使人見之若兵任隊在後以掩其輿柴也輿柴以示車衆且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不張旗幟脫逃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鳥得空營無人驚故樂下烏者汚下有烏同）邢伯告中行伯（晉大夫邢侯告獻子）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烏鳥無人故集城上）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齊二勇士）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

〔故以為導〕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夾脰兩矢中〕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晉州綽乃舍弓縛殖綽〕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晉州綽東右亦舍兵縛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杜云衿音禁不改甲也韻書云結也禮記甲不組縢註謂以組飾之及衿帶也則此謂自後帶甲背縛二子而背也〕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守城者〕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齊邑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邿山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

弗克。盧齊邑即高氏據叛者 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雍門齊城門名 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閒暇 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即孺子速橁音春又荀木名壹雍門所植者斬之亦示閒暇 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皆晉大夫弱即莊子 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申池齊南城西門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北門 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 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迫為物偪礙也還壁不進也枚馬旋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齊侯駕，將走郵棠。郵音尤齊邑 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郭榮齊大夫扣音口牽馬也 曰。師速而疾，畧也。杜云言欲畧行其地無久攻意今按畧忽畧也[illegible]

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

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齊侯將犯之而行大子抽劍斷鞅央馬良帶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名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丁亥襄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柯公作阿屬濟南郡齊邑地譜齊州為城縣漷好虢反又漷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取邾田以此為界季孫宿如晉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即祝柯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

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束錦五匹也乘馬四馬也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欲獻鼎以錦馬爲之先）荀偃癉疽生瘍於頭（說書癉音旦又丹上病也疽說文久癰惡瘡也瘍頭瘡也）濟河及著雍病目出（病疾加也）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匄佐中軍故問後鄭甥即荀吳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不合口噤不可含珠玉）宣子盥而撫之（盥手撫其目也）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即盈）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

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瞋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小雅篇名蓬蓬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以比晉庇魯如雨膏苗且以勞武子南行）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亦小雅篇名取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喻晉安魯如吉甫）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令德）諸侯言時計功（舉動合時有功則銘之）大夫稱伐（稱力伐之勞銘之）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

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諸侯言時計功今會計功則借晉力非已有言時則民未可勞而勞之妨民多唯有從行力伐之勞可銘然此乃大夫例非諸侯之事也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子莊子嗣

○城西鄆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柯衛地後屬晉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

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衛風篇名四章曰控

于大邾雖困誰極控持而告之也困休極至也取惟晉可告救已也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戊申襄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本莒邑宣四年取之者遂公作遂○秋公至自會六月會澶淵齊平見齊仲孫速師師我邾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邾視柯盟在十九年○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驟急厭不知其至也時公有會事不能報故俟其歸至秋方伐其國杜云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南鄙非

○叔老如齊。平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平

齊子初聘于齊。即叔老嬰齊之子宣公弟叔肸之孫 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復始通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十五年 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宋共公子子石也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小雅篇名其七章至卒章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取魯宋如兄弟和以享室家妻子樂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取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公享之物盛 公賦南山有臺。取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安國爲國光輝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避席也

巳酉 襄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平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書名書地竊邑叛君之罪見矣 書來奔言魯不當受叛人也 夏公至自晉。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師及十九年取邾田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云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後漢山陽郡南平陽侯國有漆亭有閭丘亭任云兗州鄒縣鄉有平陽也庶其邾大夫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杜云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也或以長爲姑姊幼爲姑妹自以先後父言非論父之長幼停日姑姊妹若而人計襄王此年二十四歲疑爲從姑魯公子之女也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 武仲曰。不可詰也。紇

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應上所以不可詰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應上所以紇又不能去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杜云使食漆閭丘令按恐是鄙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次盜禮之以僕從車馬其小者。衣裳劍帶。小盜禮之以服飾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言季氏賞盜欲紇去盜所以難自廢其竊邑以下又申明不能去盜意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

也而後可以治人。洒濯所以為家壹專一也去其心之私欲而使心有恒可專一也自內言傳曰量謂之軌度開不放縱必欲合乎法也信教令也自外言言為政者持心專一不易以待人其教令必合於法度前後可明驗內外如此然後民知所守不惑故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為樂善惡言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所處所指言得宜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書大禹謨篇茲此也今義與書不同指人之身心而言念心在圖謀也釋舍而去之也名言謂文辭允出謂實行言四者之政欲人如此而在我固能如此是能以身教惟帝圖念其功又釋書以為政令皆由己

心一之然後有功可圖愈武子政令下一豈可禁盜自縱闕之以下文申明不可詰盜意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公羊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庚戌襄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會商任錮欒氏見晉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稱爲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言聖則有雨行之勞安用聖爲譏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言御叔無才不可使而慢人之材才足使者忌克如此是國之蠹害故倍征御邑賦以罰之

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諸齊子其子子嗣○公至自會伐北會沙隨鋤梁氏見晉辛亥裘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夏邾畀我來奔畀我庶其之黨附邾邑叛君公作鄰○已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附季氏廢長立少書奔罪之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即公鉏長庶子而愛悼子欲立之悼子即紇大廢子訪於申豐武子屬大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也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飲爲皆去聲季

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絜洗絜降下階迎也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旅獻酬禮畢而衆相酬也杜云使公鉏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下今按齒列等也上文悼子北面重席爲特位又以新樽飲之酒今公鉏無上禮而但命與諸大夫齒列也失色恐不從也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公鉏不得立季氏以爲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也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故富可過悼子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

而以具徃晝舍旃（以于旃之具徃公鉏家而晝亦以與之旃語辭）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公鉏自季氏馬正出為魯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孟莊子即仲孫速）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豐點孟莊子御騶之官羯即孟孝伯莊子之秩庶子也孺子秩之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言鉏能立羯為孟氏後則孟氏為鉏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莊子長子則固當立）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氏欲立紇定之尚有力若由我舉立羯則力過之）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註喪主位疏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戶西室也小斂在戶內堂未小斂主人未就位）與季孫至入

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發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謂爲孟氏命遂立羯。即孟孝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羯既立謬閉門自守居樂臧氏亂者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爲公鉏掌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爲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將葬穿藏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

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巳而視之正夫遂正也羯於臧氏借人爲己除治葬道故武仲使遂正助之除於魯東門自往觀之畏孟氏故從甲在後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魯南城東門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宣叔即許紀之父鑄國名在濟北蛇丘縣所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姪宣叔以鑄女兄弟之女繼室內事乃宣夫人穆姜姨母之子於宣夫人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賈爲本正室子不得立出依舅氏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蔡蔡地所出之大龜也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祧親廟爲宗遠祖廟爲祧不弔不爲天卹而出奔也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

納請其可。(請爲先人立後奉祀) 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賈使弟臧爲納龜爲已請爲遂自爲請也) 臧孫如防(臧氏邑) 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使賈從已但慮事淺耳) 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祖文仲父宣叔之功) 敢不辟邑(辟謂辟防邑而去也孔子以爲要君即此) 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凡奔亡之臣本國必盟之以戒後) 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罪已)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盟首惡臣盟於史冊前者) 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 盟叔孫氏也

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公與季孟於晉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獻子次子它之子它爲子服氏椒即惠伯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居音基猶言誰與也○齊侯將爲臧紇田將以邑與臧紇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時莊公伐晉報平陰役有功臧孫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寢廟人多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有欒氏亂寧將事之非鼠何如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

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避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循理爲順如心爲恕謂廢長立少於理不順且非己所欲而施於人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夏書大禹謨篇言念圖事欲如此在我身心亦欲如此是能盡人心同然故曰順事推己及人故曰恕施

壬子襄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平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杜云賀克欒氏范宣子逆之。即士匄晉中軍帥執政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匄祖伊祈姓乃堯後陶唐者堯嘗居陶立又爲唐侯國於中山唐縣故升爲天子號曰陶唐在夏爲御龍氏。謂丹朱裔孫劉累爲孔甲豢龍孔甲嘉之賜氏曰御龍在商爲豕

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累之後代彭姓豕韋氏其國在周爲唐

杜氏。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武王滅唐遷於杜爲杜伯杜即京兆杜縣晉主夏盟爲

范氏。周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及孫士會食邑於范又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

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

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俗本作其言立於世

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

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德謂明人倫立教於後立功謂拯厄除難使萬世衣冠居食立言謂言得要理足以傳記

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命功生爲姓謂伊祁是也氏以別其族陶唐以下是也姓可爲氏氏不可爲姓祊廟門也世不絕祀。

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至自會會夷儀將伐齊水不克見齊○叔孫豹如京師○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是時穀洛鬭毀王宮而齊莊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穀梁曰五穀不升爲大饑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去簟反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饑飢也三穀不升謂之饉饉音近飢殍也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也謂民耗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也又謂之大饑者釋經文其實皆同傳欲分析五種名故異言之耳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味二品也臺榭不塗塗堊也弛侯弛廢

也侯射侯也廢侯不設射廷道不除。廷內道路不脩除百官布而不制。謂布列不脩其事即令禁發刑薄征也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癸巳襄二十五年○公至自會。會夷儀伐齊見齊

乙卯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杜云周十一月今九月辰當在戌而在申故再失閏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七十一年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之止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過差失也

丙辰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秋八月大雩旱也○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

故如楚也。二十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衛陳鄭許曹之大夫盟于宋弭兵請晉楚之從交相見故公欲入楚見楚

丁巳襄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以去年十一月入楚外爲夷狄制不得歸內爲強臣逼不敢入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夏五月公至自楚。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傳見楚○公還及方城。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季武子取卞。魯國卞縣使公冶問。公冶季氏屬大夫使問公起居冶音也璽書追而與之。以璽書追公冶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舍舍館也公冶不知至此發書始知之也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一本作多

見既也

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邶風篇名。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義取寄寓之微，勸公歸也。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還季氏邑而不入季氏家也。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德也。且無使季氏葬我。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入季氏之家，死不受季氏之葬。

○晉侯使士鞅來聘。○冬，仲孫羯如晉。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仲孫羯會大夫城杞見杞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享將以酬賓 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射謂享而射以為樂也耦二人為偶而並射也 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召伯仲為一人顏莊叔為一人二子皆公巫也或曰公巫止指召伯仲 鄫鼓父、黨叔為一耦。黨音掌 ○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己未襄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子者諸侯在喪之稱書野名者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子僖子孫嗣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為宋災會澶淵見宋 見孟

孝伯仲孫羯莊子速之子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也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諄諄註云鄭重孰今按詳熟也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即武子宿可以樹善君子也樹建立也言起有君子德者當樹之以爲國計且使起不孤立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爲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厭戒於魯齊楚未與足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一作民生無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

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年左昭十三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欲善行也 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惠伯 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得志於會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謚也襄公妾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滅性 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齊亦謚也[illegible]

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立長謂立庶子則以年長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衽裳下也衰已三易猶若敝故舊言其嬉戲無度一本無及字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

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謂惰而哀已甚謂多涕兆於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昭三年滕子卒癸酉葬襄公五月而葬

昭公名稠襄公妾齊歸子夫人孟子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卒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庚申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取鄆。公作運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邑莒人告於會。時諸侯大夫會於虢尋宋盟與盟兒楚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即樂王鮒文子即趙武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鮒難指求貨故求帶以示意而叔孫不與梁其踁曰豹家臣踁音脛貨以藩身子何愛

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人本有惡牆不能蔽尚爲牆罪若魯本不受師我以貨免使受師加惡於魯其罪尤甚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裂裳之帛作帶與之言帶褊盡故裂裳示不相逆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恐魯受師謂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

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污在國不避恩難之事出不逃難在外不逃諫戮之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靖安也不安能治污守難者子左右必不治污守難會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不代學又賞其賢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言歸楚不憚遠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今衰世疆埸無定主王伯之令也三王五伯號令天下引其封疆而樹之官引正也樹立也言正此封疆設官以守之彼舉之表旗而着之制令杜云旌旗以表貴賤今按表旗猶表識也謂彼此疆邑建立不

（同以別封界若舉而著之於書以備考）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三苗饕餮故三危者有故邑賊）夏有觀扈（觀國在頓丘衛縣扈國扶風鄠縣北）商有姺邳（姺者姺商諸侯國邳風俗通云奚仲為夏車正自薛封邳今下邳縣）周有徐奄（徐嬴姓禹封伯益子若本於徐在泗州臨淮奄亦嬴姓兗州有奄城書序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註以為即淮夷）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逐競也狎更習也）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大知篡弑戮亡小謂彼此侵削言務恤大者而舍小者方可為盟主又焉用伐當取）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辯治邑之界識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吳國在楚東建寧南有濮負淮楚南言二國近楚楚共有隙楚必伐之寡顧宋盟稱立）莒人疆事楚勿與知諸

侯無煩不煩諸侯討不亦可乎。昔魯爭鄭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亢蔽也謂高而蔽下也指楚言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去上聲煩謂細事指疆埸善指叔孫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在夏四月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言季孫伐莒求利不得惡日中不出譬如商賈求利不得惡諠囂譁也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楹柱也

辛酉二年○夏叔弓如晉。平

叔弓聘于晉。叔老之子嬰齊之孫報宣子也。春來聘告爲政見晉晉侯使郊勞。禮賓至郊君使卿往勞之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得達命于晉會賜多矣不敢受勞致館。至晉將授館舍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言使下臣來繼舊好若使二國之好能合使事能成乃下臣之祿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器物也謂用卑讓。禮之宗也。宗主也謂體辭不忘國。忠信也。謂兩言寡君使之來先國後己。卑讓也。謂先稱敝邑弘後稱臣之祿詩曰。大雅民勞篇敬愼威儀

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壬戌昭三年○八月大雩冬大雨雹

八月大雩旱也

癸亥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日在虛危北道夏正十二月冰堅可藏西陸朝覿而出之西陸西方奎婁星也朝早也覿見也夏正二月日建星中奎婁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深山窮谷則陰積堅固寒凝閉沍杜云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

用之凡朝之食祿在位者享賓飲食奉祭冰尸浴尸皆用冰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穴後共夷槃冰註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夷之言尸也實冰槃中置之床下以寒尸恐變也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司寒玄冥北方神故牲黍用黑有事於冰故祀寒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二月獻羔祭司寒開冰室以桃為弓棘為矢祓除不祥為君將薦寢廟也其出入也時北陸入西陸出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食肉之祿凡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命婦大夫妻也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先用示有尊也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火出謂大火星昏見東方夏正三月四月也畢賦大發冰盡賜入也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山人

周禮山師掌山林辨其物與利害是所掌之人也取取於山谷也縣人傳之。縣人縣正所掌之人五縣爲遂是遂之屬也傳傳遞於外也輿人納之。輿人掌車者納以車輸於官也隷人藏之。隷人司隷所掌者藏藏之於窖室也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愆過差也十一月陽生無過差則不冬溫夏無伏陰。伏不出也五月陰生不伏則不夏寒春無淒風。淒寒也秋無苦雨。苦雨淫雨害物者雷出不震震霹靂震物者雷之急激爲霹靂無菑霜雹。霜雹爲災癘疾不降。癘惡氣爲疾疫也民不夭札。短折爲夭夭死爲札今藏川池之冰。取冰非山谷棄而不用。出冰不畀賦人風不越而殺。不越散而物殺雷不發而震。不發舒而震急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

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九月取鄅（內辭或故言取）

九月取鄅言易也莒亂著立公立而不撫鄅（莒取鄅爲）附庸鄅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成十六年避僑如難）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國氏齊正卿姜姓）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色黑而上僂傴）深目而豭喙（口象豬）號之曰牛助余（夢中呼其名曰牛使助己）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

無之徒從者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即僑如穆子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讒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已知有今日之願盖答言也魯人召之不告而歸不告僑如歸魯既立杜云穆子在齊生二子魯召之立為卿襄二年始見經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姓生也問其生之子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不問名試呼之以觀其應否徵夢也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豎小臣也長使為政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即齊大夫子明與穆子相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

而後使逆之。[穆子歸未逆國姜子明娶以為妻怒其母及其子故遲逆也]田於丘蕕，[蕕音猶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孟丙不從]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豬血釁鍾曰落言丙未與大夫交際接見因釁鍾以享之]既具，[孟丙既具享禮]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入不告叔孫出詐命孟享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謂國姜客謂公孫明牛欲扱穆子所忌詐稱孟丙享明以釁鍾]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因齊公御者萊書觀遊於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見音現言見仲]

於公如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叔孫事告之饑渴授之戈牛不食叔孫使洩殺牛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飲食求可至不必殺牛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病疾加也个古賀反東西廂也使饋食者置于此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不進食於穆子寫器令空示若已食令徹去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穆子庶子叔孫婼也婼音綽又釋公使杜洩葬叔孫營葬事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即叔仲帶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襄二十四年周王

賜穆子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手足以左爲僻故事不適理爲左杜云不便也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專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季孫書名以定位號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工正司馬之屬官也書服以定辟威附叔孫亡故言其[illegible]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勳功也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不敢服不一作弗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

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言叔孫固欲去中軍蓋謟季孫也）

甲子 郴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作三軍至此舍中軍以其衆屬上下二軍分爲四季孫將二分稱左師孟孫將一分稱右師叔孫氏將一分自以叔孫爲軍名）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毁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令二家發毁罷之計若已下與以取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下入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以父兄歸公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擇二善者）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室無民而但有貢賦）以書使杜洩告于殯（叔孫之柩）曰子固欲毁中軍既毁之矣故告杜洩

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魯僖公廟門）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見詛）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爲鮮言年鮮少也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杜云從生存朝覲之正路蓋以西門幽僻非正道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未敢與禮而變易其喪事群臣不敢從自從也）既葬而行（洩去他國）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上作庫故曰大庫）司宮射之中目

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從順道也即教嫡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分與南遺邑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爲功時盡不知牛餓死其父故仲尼止稱此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抑之篇覺直大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即得臣穆子之父遇明夷䷣離下坤上之謙䷎坤上離下變爲艮其文辭曰明夷于飛垂其翼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主出奔歸存宗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讒人名牛卒以餒死。此于主餓死明夷日也。夷傷也日在地下傷其光不外發故為明夷令通以明夷爲日日之數十。自甲至癸九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鷄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中日出闕晡時日西食時也日昳謂蹉跌而下也隅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曰隅中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居中明極盛故為上等食時明亦盛故次之為二等平旦明始發故又次之為三等今明夷變謙謙以退為義是明未盛為旦也旦之義為卿令吾子曾卿故知此子為子祀也代為卿融明之盛也

自明夷日也至此釋爲子祀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鳥鳥象飛明夷變謙卦之當轉故曰于飛

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此就變謙卦義論謂謙退足明未融故爲鳥飛垂翼象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此自明夷卦義論明夷爲日有義君子行象之故主行

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日次在三又并食時故如三日不食

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艮曰其有[illegible]也[illegible]艮在人爲言爲[illegible]人有言然此言爲[illegible]爲火三字上下不通疑衍文也以上[illegible]說恰行字又并以[illegible]入義

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純不雜也易離[illegible]畜牝牛吉[illegible]

離不雜爲牛艮言爲離焚方爲讒言是離艮並存今世衰亂讒必勝讒既勝則艮言滅離獨存不雜夫故知爲牛此牽其名曰牛讒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謂之讒者則是不足故其爲飛不遠翔翻布翅飛也凡鳥翔則能遠此以日之讒當鳥明夷于飛義言峻高也謂之垂者則是不高故其爲翼不廣大此以垂其翼義言上止言其行而未言其歸故此言飛不翔翼不大知其不能遠去行必當歸故曰其爲子後言必歸也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言此乃正卿之兆子亞卿不如是其以寬之也

○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私邑防茲君邑不以私邑累公邑故書及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扶粉反谷作賁公羊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謂平地[illegible][illegible]直字舊註誠而湧出井

公如晉。即位 注見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往有郊勞 來有贈賄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 此言不能行政令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謂犯元年虢之盟 取鄆取鄆尋陶知利人難而不知已私已也說文自營為私 為私是也此言不能守國而[illegible]人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謂舍中軍四分公室民 此三家而食給之心思不在公室公亦不圖 謀其後此言失其民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

所猶言爲之地乎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亟急也言不知上數者禮而惟屑屑以習威儀爲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故以此諷諫○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重地故書名以著其叛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蚡泉魯地陳音陣

乙丑昭六年 ○夏季孫宿如晉○秋九月大雩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受牟夷邑晉不討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貺賜也周禮卿五獻大夫三獻今加之無乃獲罪故耶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秋九月大雩旱也

丙寅昭七年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在華容城內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

日落。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
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即子重曰。吾不忘
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成二年魯公衡質於楚請盟鎮
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輯和也嬰齊受命于蜀。奉命
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奉公此語以告宗廟曰。我先君
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日往日也魯在楚之北故曰北望冀冀魯朝也
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共康郟敖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
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
不皇。況能懷思君德。襄二十八年入楚臨康王喪言楚君臣哀悼傷心失所圖
怙此時謀社稷不暇況能思魯德故來謝不來也失圖猶言失怙也今君若步玉趾

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寵恩寵靈威靈信申同嘉惠來朝之美惠也言君來楚即受賜不敢望有質子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問成公所賜何不踐言公將往受襄公祖祖祭行道神也古者將行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處者餞之飲酒於其側禮記出祖釋軷祭酒脯鄭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始也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以公不夢周公故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

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門名孟僖子爲介。即仲孫貜孝伯之子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叔孫舍如齊涖盟。舍傳作婼穀同婼音綽又釋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子悼子紇嗣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娵訾衛地降婁魯地娵訾豕韋也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是衛地有災而魯地實受之也周四月今夏二月

曰在降婁其大咎其衛君乎。八月襄卒魯將上卿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彼詩作此對曰不善政之謂也詩所謂不藏者蓋言不善政故日爲之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謫譴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能用人才二曰因民因民俗重地利三曰從時順生長盡天時○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夫贊好以大屈宴好以大屈弓與魯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言魯必恐三國伐取而愼守之故賀公

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幹骨幹也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聖人指殷湯家語宋閔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父其子爲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叔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孔子杜云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奔魯與家語異何嫡嗣當立以讓弟厲公三命上卿也共敬謹也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

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僂傴俯隨位高下而曲形行不敢淺位益高則身益下也循墻莫侮謂雖謂卑不敢安行道路中人亦見敬謂之墻者指入公門在朝言也饘鬻之薄者爲飲鬻饘之厚者爲食於是於鼎中也餬口說文寄食也今按餬取塗抹供給意猶今謂餬帛相黏爲餬帛之餬言已位高益下不敢奢侈故饘鬻於此餬以養生也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者指考父若當時不得位此後世必有知能通達之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與何忌皆僖子之子夫子指孔丘疏云身爲大夫乃稱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即何忌與南宮敬叔卽說南宮氏也敬諡也叔[illegible]之字容字括一名縚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

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

已矣（詩小雅鹿鳴篇）○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即士文伯）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時）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詩小雅北山篇燕燕安閑貌憔悴詩作盡瘁）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言辰之名多所謂辰乃何者）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辰謂日月交會十二次十二月玄枵子十一月星紀丑十月析木寅九月大火卯八月壽星辰七月鶉尾巳六月鶉火午五月鶉首未四月

月實沈申三月大梁酉二月降婁戌正月娵訾亥故以爲十二次配日爲始終謂日躔某次不言月也

丁卯昭八年

〇秋蒐于紅杜以蒐爲春事按公羊曰蒐者簡車徒也正與僖二十七年冬晉蒐于被廬同傳又謂齊社蒐軍實則春秋時有兵事則蒐不專於春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

〇大雩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根牟魯東界琅邪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革車千乘

〇穀梁曰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以蘭草爲周垣艾獲也置旃以爲轅門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曰旃轅門仰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槷門

闑質砧也以葛纏砧以止門恐傷馬足流房握御轚者不得入范云流房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流至也握四寸也轚挂者則不得入也轚音繼車牽也車軌塵塵不出轍今按塵不上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旅衆也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法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面傷傷在面者不成禽不獻不成禽小者也不獻不獻於君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凡禽上殺取十奉宗廟中殺取十供賓客下殺取十充君庖每一禽各取三十非通取三十也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仁義指射中勇力指得禽

戊辰 昭九年 ○秋，仲孫貜如齊。貜俱縛反 冬，築郎囿。

孟僖子如齊，景 殷聘，禮也。僖子乃貜之子。杜云：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平子名意如，悼子紇之子 叔孫昭子曰：詩曰：即大雅始靈臺篇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經度也，亟急，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 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 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己巳 昭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作憶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郠書救 莒邑 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亳社即殷社，亳用天子禮，所謂亡國社是也 臧武仲在齊，先出奔在齊 聞之

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小雅鹿鳴篇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德甚明視民如傷不偷薄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佻薄已謂甚九一切用之必不饗魯而福之矣

○昭子至自晉如晉葬平公大夫皆見高強見而退高彊即子良奔在魯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事在襄二十八年子尾高強父不逆君意受所賜邑而漸歸于公故景公以為忠而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不能勝任如子尾之忠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弟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喪子尾之力棄德曠宗

棄絕先人之德空曠先人之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大雅瞻卬詩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庚午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比音毗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音侵又浸公作侵羊○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五月齊歸薨。齊諡也襄公妾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夫人薨而大蒐不忌君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蒐非係存亡故喪不宜爲之盟以安社稷故爲禮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名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友者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

泉丘人與僚女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愁去聲副倅也薳氏僖子副妾別居故令此女助之及自稷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晉大夫史趙曰必爲魯郊言公必爲魯人所逐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公乃歸氏所生今不哀以思親則是不以歸氏爲母而祖之故公之祖知非歸氏而必奔在外也此句甚難說舊註謂必不爲祖考所歸祐恐非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

畀乎。殆其失國。

辛未昭十二年○公如晉。昭至河乃復○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昭公嗣立公如晉朝嗣君謂之乃復者見其輕於進退且制于人而微弱不君也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公作整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季平子立。即意如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宰南蒯謂子仲。即公子憖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家財也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且告之故告以平子

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平子父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

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伐莒在十年更迭也言平子代父之時昭

子已受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以功迭受三命其爵反踰昭子傳言昭子爲卿在先位應在平子上

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

悼子乃慶父四世孫昭子乃叔牙四世孫爲四從兄弟婼乃平子從叔言平子受三命當過踰父兄

是乃禮也非猶豈非也此非平子初受三命故使踰之非今年事譜註甚謬平子曰然

故使昭子平子遂踰昭子使之眇[illegible]不與己並昭子曰叔孫氏有家

禍殺嫡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

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朝中位次也我已爲卿有定位豈可使

我不與季孫並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

頗〔書不可徧〕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慭自晉還〕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憂患貌〕湫乎攸乎〔所居本湫隘而欲為僻遠即下三句〕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枚不指其事汎卜也〕遇坤䷁之比䷇〔坤六五變為坎〕曰黃裳元吉〔即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坎險故強〕

坤順故温二者相濟則貞心無欺自比卦爻言和以率貞信也率主領也坤和以率

比貞比固有貞正意周易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此自坤變比卦義言故曰黃裳元

吉黃中之色也中方正色裳下之飾也下體服飾元善之長

也衆善之首中不忠不得其色解黃中下不共不得其飾

解裳字身體之下猶名位之下共同恭不敢怨慢也事不善不得其極善之至爲

極解元字詩曰永錫爾極是也外內倡和爲忠內外倡導和應則如一無欺故爲忠

解中不忠率事以信爲共率事以信實則事不敢慢故爲共解下不共供養

三德爲善三德洪範一曰正直二曰剛直三曰柔克供給長養之使合於中道各成其德

故爲善也解事不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

何事也且可飾乎飾恐筮之誤言汝將何事且事可飾乎中美能黃

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有三者成，然後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若闕三者，筮雖吉，然本不可筮而強筮之，其辭亦與事不合而不可用。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圃以殖蔬菜，枸杞非可食之物，言圃不宜生杞，喻蒯不宜爲亂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美稱也。從謂爲會不去也。去我者鄙乎。鄙，陋賤也。去謂作亂奔齊也。倍其鄰者恥乎。倍，叛也。鄰，親近也。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則不得爲吾類。一云已乎，決絕之辭也。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爲怨所聚。

壬申 昭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叔老之子叔肸曾孫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冶音也區音謳又如字魯大夫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言若恤費人則人皆思季氏而來歸南蒯不久亡蓋民叛無與守費也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憚畏也言若不恤而執之則民惡季氏而叛是為南蒯結聚其衆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設若諸侯皆若我見費人執之則費人無依而入於南氏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公至自會。為取鄆故晉將討魯會平丘邾莒人愬公公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事見晉

昭 癸酉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夏四月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謂不書族尊晉罪已禮也）（禮脩己而不求責於人）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僞廢疾（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姓祭字也皆南蒯家臣）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南蒯請期裝行）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

公室也。張強大也子韓皙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二子送蒯歸費於會齊景假使人致之以要功

甲戌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魯武公廟戒百官。祭前齊戒也梓慎曰。魯大夫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氣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氣惡氣也其在涖事乎。

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籥羽舞也有聲故去之禮也。得禮之變弓乃老之子嬰齊孫子鱖嗣

○公羊曰其言去籥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使他人代攝而奔君喪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臣乃股肱古人汲[illegible]惜其死君以出命凡事必稟命於君故在祭樂中亦以告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冬公如晉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晉不討魯又歸意如故入晉謝

昭乙亥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

之也．

○夏公至自晉○九月大雩．

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服行習因習也）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九月大雩．旱也○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晉平公．（八月昭公卒）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丙子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

食當用幣于社故請之昭子曰叔孫婼日有食之天子不舉殺牲
盛饌曰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
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
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慝陰氣也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
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所謂正月謂正陽之月周之六月也平子不知以爲歲首之
正月故欲止之也大史曰在此月也言正月朔者謂正陽用事之月在六月非
謂歲始之正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
星也於是乎百官降物素服也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
時樂奏鼓樂人伐鼓于朝祝用幣大祝用幣于社史用辭大史用辭自責
告神故夏書曰胤征篇辰不集于房房次舍也瞽奏鼓嗇夫

馳庶人走。瞽樂官也奏鼓伐鼓也嗇夫小官疾人庶人之在官者馳走趨事也杜云取幣也

此月朔之謂也。言此乃正月朔用幣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周六月當夏四月為孟夏今書作乃季秋月朔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君君謂以君道事其君也日食伐鼓用幣所以訓民事君

秋郯子來朝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姓己名摯黃帝子玄囂也以金德代黃帝王天下號金天氏能修大昊之法故云少昊又邑于窮桑故號窮桑氏國于青陽因號青陽氏都曲阜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黃帝少曲之子姓公孫生于軒轅之

丘諱軒轅以居姬水又改姬姓代神農王天下有土德瑞土色黄故云黄帝一云以其明地事也以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又國于有熊號有熊氏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故爲雲師而雲名。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黄雲氏炎帝氏以火紀。炎帝姜姓以火德代共工氏王天下故曰炎帝教民農事故云神農一云以其明人事也以受命有火德故以火紀事又其起本烈山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繼國者合而稱之又號伊耆氏都于陳遷曲阜故爲火師而火名。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氏以水紀。共工名臾曰以諸侯竊保冀方在神農前大皞後自謂水德故以水紀事故爲水師而水名。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比說止服虔他無所見大昊氏以龍紀。大皞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大昊一云以其明

天事也伏制犧牛故云伏犧一曰以始田漁取犧以也以養六畜以充庖廚且以爲犧牲故曰庖犧以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故以龍紀事都定立故爲龍師而龍名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令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曆大庭氏爲居龍氏治屋廬混沌氏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氏爲土龍氏治田里栗陸氏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時有道則見故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曰司分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一名鵙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二至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鴳同鷃一作鷃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化蜃分至啓閉皆曆正之

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鷦音焦即大不鳥之慈謹者人音爰之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爲司馬主兵行列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即布穀詩鳲鳩在桑其子七子言食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鳥主搏摯故爲司寇主刑摯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本草鶻鵃似鵲短尾多鳴啁雅以爲鳴鳩國家營事一年之同無時習上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西方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鶅雉搏埴之工也南方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鵗雉攻皮之工也伊洛而南翬雉五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夷也夷平也器用利度量正所以平均下民九扈爲九農正春扈鳻鶞言分循也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

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菓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疏云竊即古淺字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為淺白也或以為竊人脂膏故名者非唶唶嘖嘖鷃鷃皆以聲音為名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黃帝之孫以國高陽故曰高陽氏代少昊以水德王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以少昊之四子重為木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又以共工之子句龍為土正黎為火正曰祝融國語所謂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時夫子年二十七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其職也

戊寅昭十九年○己卯地震。

己卯昭二十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曆也

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彌。蔡有大喪。冬宋華向出奔蔡侯盧卒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

庚辰昭二十一年○夏晉侯頃使士鞅來聘。○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作痤○公如晉至河乃復。

夏晉士鞅來聘。即范獻子晉卿項公即位通嗣君叔孫爲政。即昭子婼

季孫欲惡諸晉。意如憎叔孫在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使有司以齊鮑

國歸費之禮爲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其禮七牢士鞅怒曰。鮑

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

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秋七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

福何爲。對曰。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爲

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日行天一歲一周月行二十八日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也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

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二分則晝夜等同行於一道而交二至則長短極互相錯過而交既交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此乃常度故不爲災舊註謬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意在憂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即叔弓之子伯張○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克鼓在十五年至是又叛晉將伐鮮虞即鼓故辭公

辛巳昭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間公作姦魯地○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午昭二十三年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舍傳作婼癸丑叔鞅卒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詣嗣爲大夫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公羊曰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註殺猶減也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公谷作公有疾

邾人城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邾邑公孫鉏曰。邾大夫魯將御我。御同禦從離姑則道徑魯武城故恐禦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有詹臺子羽冢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欲不過武城還師依山路歸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循山道下濕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斷音短殊絶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蹷仆也推弗殊之木仆地以塞後路也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三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

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執之不以其罪)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孟椒之子魯大夫為叔孫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晉士景伯文伯匄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故言魯報怨必亡其國)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

館。叔孫邾子不坐使各居一館也舊以爲叔孫子服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邾魯從此有屈直故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御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過邾館使邾人見魯屈辱先歸邾子。前亦執之以直多故先歸不如吏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從旦至明旦爲期立以待命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別四以苦叔孫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獻子即士鞅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叔孫若不解其求貨意取作冠樣法又進二冠與之。且言冠盡於此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出不欲使行貨免己恐魯被兵吏

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不先與以未歸避嫌也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癸未昭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卒子何忌嗣爲大夫則懿子叔孫舍至自晉大夫執而致則名此書其姓氏貴之也左谷無叔孫字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脛待于門內梁其脛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欬氣逆脛疑其謀已故使殺彌牟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

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父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禮遺禮也使𢑱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杜云經不書族所以尊晉婼無罪故不言罪已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五月乃今三月日過春分陽氣當盛猶羸而不勝陰陰若發而勝陰必大亢旱陽不克莫。句將積聚也。今陽莫然不動不勝陰將積聚而大勝也○秋八月大雩旱也。終昭子之言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元

昭 甲申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即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卑宋大夫謂以大夫爵位爲卑下也司城樂氏之祖爲司城因以名族賤謂微賤亦卑也對舉之互文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右師爲大夫而出自司城氏卑賤之故爲賤其身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定十年宋果出奔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小雅篇名取間關車之牽兮思孌季女逝兮思有德以配君子昭子爲季孫逆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疏云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右坐盡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也語相泣也。樂祁佐。

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
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
去之何以能久冬元公叔孫果卒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
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公若平子叔父其姊乃庶姑爲小邾夫人生女嫁宋元爲夫人宋元生女妻平子是爲平子外姊之女昭子如宋聘
且逆之平子人臣而因御逆季氏強橫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
魯將逐之曹氏即宋元夫人小邾姓曹氏告公公告樂祁宋大夫
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爲三世悼子未爲卿卒下執魯政平子以孫繼祖魯君喪政四公矣
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鎭

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大雅瞻卬篇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有鸜鵒來巢鸜一作鴝音衢公羊作鸛鸛音灌鵒音欲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鸜鵒不踰濟魯在濟東北且作穴居而不巢師已曰魯大夫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一名分爲二者取叶韻也言鸜鵒來則公出會辱也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叶壯鸜鵒跦跦跦音誅叶周跳行貌公在乾侯徵褰與襦褰袴也以可褰行故以褰爲袴襦而朱反在外短衣也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禂父喪勞昭公名禂喪勞謂死於外之勞苦也宋父以驕定公名宋以驕謂得以代公也鸜鵒鸜鵒往歌

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秋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已亥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初季公鳥鳥獸之鳥公亥之兄平子族叔父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甲乙之甲鮑氏所出鳥之子公鳥死季公亥即公若公鳥弟平子叔父與公思展季氏族與公鳥之臣申夜姑夜音亦相其室。相治也及季姒與饔人檀通季姒即公鳥妻鮑文子文饔人食官名禮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抶音叱扑也秦遄魯大夫其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言其叔欲使己非禮己不

（可而拱之也）又訴於公甫，（季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平聲謂劫我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卞平子邑）而執夜姑，將殺之。（夜姑家臣而要主毋罪之重故謂欲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公若與申夜姑共相宗故云是殺己）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豎主通請謁者平子使拒若不納故不得致請也）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請命於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族公若）季郈之雞鬪。（郈昭伯魯大夫孝公八世孫食邑於郈因以爲氏相鄰故雞鬪）季氏介其雞，（介甲也平子以甲衛其雞使鬪雞傷以取勝）郈氏爲之金距。（距雞足後如錐者昭伯以金飾雞距以碎其甲）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

讓之。遂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責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郈氏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旃之也老家臣也事見此冬以上言平子得罪於臧氏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昭公將禘襄公廟其萬舞者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餘衆俱萬舞於季氏家祭廟臧孫曰：即昭伯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庸用禮也不能用禮於先君也以上言平子得罪於魯大夫公若獻弓於公爲，季公若獻弓於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皆公爲弟昭公子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一作公寺人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公畏季氏權勢

故佯怒欲擊傒相及走公言執之而實不命人執蓋欲之而不實爲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傒柤懼執不敢出凡數月不見公公不怒又使言又使公告公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小人指柤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即昭伯臧孫以難難難逐也告郈孫即昭伯郈孫以可勸郈孫怒季氏故以可逐勸成之告子家懿伯莊公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名逐季氏之名也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舍失也克事猶成事也且政在焉魯國政在季氏其難圖也公退之公使懿伯退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館舍於公以自明不洩叔孫昭子如闞

居於長府（官府名也）九月戊戌伐季氏（昭公以兵伐季平子）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沂水有二大沂水出東莞蓋縣南經琅邪東海至下邳入泗此沂水出魯縣西南入泗水在魯城南）請囚于費弗許（費季氏邑也）請以五乘亡弗許（以從車五乘出亡）子家子曰（即懿伯）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隱約窮困者仰給於季氏故其徒類衆）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日冥姦人將起變君恐季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衆）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

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鬷音宗

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

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

曰。然則救諸。諸語辭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

釋甲執冰而踞。冰矢箭蓋服虔謂櫝丸蓋是也踞蹲踞也言無戰心遂逐之。公徒戾逐

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懿子亦疑所助使人登高望季氏

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昭伯時往迎懿子故就執之

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

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言諸臣僞若劫公伐季氏負罪出奔昭公若非本意止此不出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如此則平子事公當改過

自新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謝辭先君且謝所奔遂行已亥公孫於齊諱言奔若自遜讓而去位次于陽州齊魯境上邑未敢直前次以待齊命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唁音彥弔失國也平陰齊魯境上邑公先至于野井公迎齊侯故過平陰先至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地也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言我欲會平陰為近魯不敢勞君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得下人之禮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二十五家為社欲以二萬五千家賦給公待伐季氏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

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言天若福君不能過於福周公周公止封於魯則以魯封君亦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則從亡者皆去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戮并力也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從公無通外內通達其情也繾綣不分離貌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羈子家子名佞才也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言不能與從亡者同好惡而以爲皆有罪從者陷君罪處者逐君罪或欲通內外且欲去君夫君諸僞負罪出奔以釋公之伐季氏不必繾綣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釋同

好惡之非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釋信罪有無之非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何守謂從公不去也此釋纏纏從公無通內外之非乃不與盟。

○公羊曰。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言弒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乘大路。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干楯也以朱飾楯戚斧也以玉飾斧大夏夏樂也周舞夏樂者王者始起取先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

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婁，侶也。謂聚之於廐。委，音餧。食之也。言牛馬於食已者而順服，如民歸季氏。君不可伐之取辱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喪，失位去國也。昭公言已失守，費爲齊執事之羞，且再拜稽顙以謝齊侯唁。慶子家駒慶，齊侯慶也。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鈇，鋛斫刀也。鑕，砧也。謝齊侯之賀。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簞，竹器，盛飯者。屈曰朐，申曰脡。國子執壺漿。壺，禮器，腹方口。

圓日堂

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餕餘也饔飯也糗糒也言魯從者使公餘食而食今在外未就故致乾飯於從者以食之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衽衣下裳當前者以受糗示出亡無器且重之也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不祥謂出亡也言人皆有此出亡不祥君不可以此譏之甚昭公盖祭而不嘗祭以示其受不食以示其憂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腆厚也服冠服也器俎豆類景公言已有先君服器尚未服用今見魯君敢以此請欲服之用之以行會禮享公故下文云衆從者昭公不得已而以遇禮見也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

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昭公言已宗廟在魯服器在焉今喪國未能服以出無以行享禮敢固辭盡燕享兩君皆玄端各衛器用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行禮賓主必有稱昭公以失國不敢稱舊稱故問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猶曰誰謂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噭古弔反哭聲也既哭以人為菑菑側其反周將垣也所以別內外衛威儀一作側以

幦爲席，幦音覓車覆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公在外特書日以卒之所以録君臣之恩表其節爲後世勸子成子不敢嗣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敖敗之故命執適公館者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昭子請公安衆公徒將殺昭子，伏

諸道。伏兵 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 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昭子恥爲平子欺乃齊戒居正寢祈死而果自卒也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欲共公乘單馬歸魯其從者不欲而執展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鄆魯邑也公不能保有而借齊取之言已絕於魯爲不君矣直書齊侯取見公失君道季氏爲亂臣也 穀梁曰取易辭也内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公客處齊故齊圍鄆取以居公經不書圍者公雖無道魯無非君之義也 初。臧昭伯如晉。臧爲之子臧會竊其寶龜僂句。會昭伯從弟竊其僂句地所出之寶龜 以卜爲信與僭。僭不信也 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問昭伯起居 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

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其妻其弟其叔其孫不對者若有他故不欲言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會如初不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在東平無鹽縣東南郈魴假使爲賈正焉魴假郈邑大夫使會爲市價官正掌貨物有常價者計於季氏會致郈邑市計簿於平子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桐汝里名閭里門也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會自季氏出伏兵逐之會反奔季氏故執之於季氏中門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二家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臧氏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乙酉 昭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三月公自至自齊居于鄆。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者君曰魯地非季氏之所得有也入魯地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

三月公至自齊處於鄆言魯地也。野非齊地故云自齊

○穀梁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居鄆非魯國在外猶書至自齊以在國之禮錄者在理不合外公也

夏公圍成。下書齊罪其受賂而爲義不終也 秋公會齊侯景莒子郊邾子莊杞伯悼盟于鄟陵。鄟音專又市轉反 公至自會居于

郢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皆季氏家臣女音汝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幣錦以錦爲幣也縛音篆卷也瑱紐向切充耳也每錦一疋兩端各卷二丈爲一兩今止卷爲一如懸瑱之紼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子猶即梁丘據齊大夫齮乃家臣能貨子猶爲高氏後若能行幣錦於據當爲齮請使立爲高氏後粟五千庾十六斗爲庾又當致粟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財猶材也言魯人買此錦甚多布陳以百疋爲數以齊絕魯不通不能致故先入此二兩以充幣材料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

爭齊君則當盡力於魯君然據有異焉異惟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見宋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瑕云曲棘宋地陳留外黄城中有曲棘里齊納魯公不遂涉宋地曲棘十年傳桓子召子山而反棘焉齊國西安縣東有棘里亭此即彼棘也疑曲字誤加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濟師有成功不敗散也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師師從公鉏齊大夫公昭公也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成孟氏邑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

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室同宗室也息肩如荷重力不勝欲止息也言孟氏乃魯敝壞室征賦成邑不已成不堪欲歸齊詐以緩其攻伐齊師圍成齊信之故圍成以佚降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厭服也厭衆心使不知已降也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炊鼻魯地季氏以師拒公故與齊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子淵捷頃公之孫齊大夫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楯瓦楯脊也朐音渠車軛也繇同由經也汰矢激過也輈車轅也矢由車軛汰過車轅中入楯脊三寸言弓多力矢入深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在腹曰鞅斬斷子淵馬鞅故馬死改駕淵捷改駕別馬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魯人誤以為叔孫司馬而助之

子車曰（即淵捷）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言魯人衆可射中以恐之不可又射以激其怒此言子淵捷雖勇不爲公盡力）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子囊帶齊大夫野洩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洩言若報其叱乃私忿我將戰亢禦子不報其叱囊帶叱而洩亦叱之也）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冉豎季氏臣陳武子齊大夫陳子彊也言齊但叱罵不忍傷魯人）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眉甚口。（皙白色也鬒稠髮也又黑也鬒鬚眉言鬒須眉皆稠多而黑甚口有口才也）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冉豎僞言不敢亢禦以順平子）林雍羞爲顏鳴右。下。（二子皆魯人林雍羞爲顏

爲事辭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苑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取其耳顏鳴去之鳴見殺雍故驅車去苑子之御曰視下顧杜云欲使苑子繫其足苑子刜林雍刜音弗擊也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鑿音輕兒行也一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呼雍共載言魯人皆致力季氏不以私怨相棄○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丙戌昭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秋晉頃士鞅宋景樂祁犂衛靈北宮喜曹悼人郳莊人滕悼人會于扈獨欲受賂不納公又戍周之令行故諸大夫不肸○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宋樂祁犂）與北宮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生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此言天休公徒之怒）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此言天啓叔孫氏之心）天之道也。（此以上言天救季氏）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謂天救之）有民之助。（謂得其民淮夷）

與之有堅守之心。謂十年之備有列國之權。謂有齊楚之援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平子守臣節不敢宣用事昭公猶如在魯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復命晉君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奔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音叨疑也言天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亡謂終出亡不復國也言天既禍魯但當順受以俟時方可復國今不俟時而妄動以逆天命若有鬼神此必敗也又嘆以為必不能復國而終死于鄆矣公使子家

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公不從子家之言故使之如晉且音沮且知近鄆地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為公設享禮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不用享禮用君食臣燕禮飲酒可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燕義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謂使宰夫代主人舉爵獻賓而齊侯請自退不獻公也傳初言齊卑公比於臣而齊君尚在阼階位杜謂請自安不在坐非也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子仲即魯公子慭先謀逐季氏奔齊生女名重為景公夫人曰。請使重見。齊侯欲使夫人見子家子乃以君出。杜云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燕也今按夫人乃魯臣之子今齊既比公於臣其接見難行禮故以公出

丁亥昭二十八年○公如晉。項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次者

止而有待之意于乾侯者不得見於晉也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畢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即就也矜憐也）（言魯求晉先往乾侯以就其安則晉不恤之還當至晉竟以示不敢入且無所歸以待命）弗聽使請逆于晉（使人請晉迎已）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淹留恤憂也一个單使也）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請魯就安於齊當使齊逆魯）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使復還晉境上然後迎之入乾侯）

昭 戊子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高偃之子稱主君。大夫稱主齊比公于大夫故自偁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秖辱焉君往齊適取辱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買馬賣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公以乘馬獻公名啓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馬塹墊死公獻作棺埋之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雖不爲棺猶以幃裹而幷禮幣帷不棄爲埋馬也此言公之愚公賜公衍羔裘衍昭公子羔裘黑裘也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踰云鑄金爲龍以玉爲函輔盛龍節謂之龍輔此但獻函不獻節說文龍精旱王也爲龍文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

陽穀與衍陽穀已公衍公爲之生也。皆卿公子其母偕出出就

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

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先告於公衍反爲弟公

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即公爲公

喜衍得陽穀而思公爲失魯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

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夏四月庚子叔指卒叔還嗣還之子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穀梁曰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

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言叔倪欲納公無病死此皆天命魯無君非己之罪

○冬十月鄆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

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巳丑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至是鄆潰客寄乾侯故書所在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謂二十七年八年九年歲首俱不書所在非公且徵過也至此歷年已久尚不能復國故書所在非公外不能求援內不能入國且明鄰國不能討魯人不能納之罪

庚寅昭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適丁歷反公谷作櫟晉地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內不

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晉定公新立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已保季孫無害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練冠喪服既練之素冠麻布衣徒跣行皆僞示若以不得事君憂戚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魯君若歸魯已不敢辟罪下言即不逃刑命事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魯君若以已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察此言其亡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

之死。魯君若以季氏先臣有功之故不絕季氏祀但賜己死此言其殺若弗。殺弗

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

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即荀

躒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君若一言使晉晉必逐季孫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

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

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

能見夫人已。糞掃也夫人指平子已語辭也舊以爲己指昭公屬下句所能見

夫人者。有如河。此誓之辭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

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歸攝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辛卯昭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公居乾侯遣人取之也○秋七月○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又不能用子家羈賢人○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刻玉為虎形一環一璧輕

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在路寢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子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陪重也副也重貳王有臣諸侯亦有臣爲貳也故天有三辰。日月星爲三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爲五體有左右。各有妃耦。手足耳目有左右是各有耦也妃古配字同此釋兩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此釋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從去聲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

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民歸有德者君臣無常位。有德則為君自古以然。故詩曰。小雅十月之交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姓子孫也夏商周之子孫降為庶人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大壯震上乾下乾為君父震為臣子乾反在下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桓公之少子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震動也懷妊始動知有娠也卜人謁之。謁告也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法度之實也名上下名分也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卒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 定 元年春王。

○公羊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定哀多

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主人謂定哀讀謂經傳謂訓詁非定哀之罪也）

○穀梁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死在外故）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夏叔孫成子（婼之子即不敢）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亟數也中合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留之勿聽其亡）且聽命焉（令叔孫從子家子之命也）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易朝夕哭之期而哭公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昭公二子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即定公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

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故定公六日即位

季孫使役如闞。闞地名魯羣公墓所在役如闞謂葬於此也公氏將溝焉。昭公之墓將溝以別之不與先公同兆域榮駕鵞曰。魯大夫榮成伯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旌章也縱子忍溝以離之後世季氏子孫必恥先祖所爲不善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信謂加惡謚以自明不臣之迹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雖不爲溝猶葬公於先君墓道外故孔子執政時爲溝於公墓外使與先

君合明臣無
無照若義

〇穀梁曰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

言定無正始繼故變例書即位所以見其無正始蓋以踰年繼故不書即位是故公喪在内但不忍行即位禮耳踰年繼故書即位是故公喪在外至此始歸殯而即位耳所以然者即位必先君見殯後君乃受授受之道也今書即位以昭公無正終可見定公無正始書日謹之不可不察此以上論所以書即位義傳例繼故不書即位正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

與聞乎弑也今定不與聞弑書即位故復發此例公即位何以日也。即位皆在年首不書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聽治之處死亦殯於此以上論所以書戊辰日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以上論尋常即位不書日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欲有所見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

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言周魯並在喪中周弔魯喪者以魯爲臣使人往弔不必親之可也魯不弔周喪者以周爲天子必須親往弔使他人往則不可故周雖弔魯魯不敢背殯弔周必先殯父然後奔君喪蓋以去成康未遠周道尚明魯不敢弔周周亦不責其不弔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此以上論定所以書日者一以明公喪在外之危一以明未殯不敢臨臣下義

九月大雩

○穀梁曰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詳傳雩月似指經九月言

下文秋謂七月八月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燋當須雨故問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凡地所生謂之毛秋時則百谷之潤澤未盡時不窮人之耕耘力未竭力不盡盡時尚能生殖而人力能復為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言是月不雨解散土而耘之則人力已盡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艾昔乂獲也言時已窮毛澤盡若不雨則秋成無獲而乏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

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請然已視之而不敢諉人，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師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應當也。上公如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如句龍后稷之屬。左傳云封爲上公是也。能通陰陽與天地合德，故君親帥大夫尊之以請雨。不言上帝者，天子乃得雩也。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詒託，猶假寄也。月令仲夏雩。左傳龍見而雩。是盡夏此皆正時，若旱則非時而雩，今時以必待時窮人力盡非也。

立煬宮。立者不宜立也。冬十月，隕霜殺菽。周十月，乃今八月，未可以殺，而殺言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伯禽之子以弟繼兄者九月立煬宮昭公死於外平子自以爲神佑故立其宮

癸巳 定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雉門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乃南面中門外有庫門臯門內有應門路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之道也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之觀之謂之觀三名實一物也崔豹曰蓋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兩觀雙植中不爲門也

甲午 定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定至河乃復○夏四月○冬仲孫何忌及邾子隱盟于拔拔公作枝魯以大夫而盟邾君邾隱父喪九月而出會盟交失之也

冬盟于郯。郯即拔地修邾好也。公即位故修好

乙未定四年○秋七月，公至自會。盟皐鼬謀伐楚見楚

丙申定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作正○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巡行其地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音餘煩君所佩美玉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懷亦季氏家臣古者行必佩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言季氏不攝君位改君步不當用君佩也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即費宰子洩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謂懷不過為季氏不既欲使陽虎不當怨之

葬桓子行東野。即季孫斯意如子 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 ○乙亥。陽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從父昆弟虎欲爲亂恐二子不從故因之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 乙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 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即文伯 及秦遄。平子姑婿 皆奔齊。景

丁酉定六年 ○二月公侵鄭。獻公 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二月公侵鄭取匡。鄭地 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周儋翩因

鄭作亂鄭伐周晉辟故晉使魯伐之往不假道於衛靈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季孫斯孟懿子虎將逐三桓故使得罪於隣國豚澤衛地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即公叔發輦而如公乘輦而往見于靈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尤謂虎出入門不假道事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名舒鼎成之昭兆衛成公得寶龜名昭兆定之鞶鑑杜註衛定公有鞶帶而以鑑為飾古之遺服今西方羌胡猶然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而傚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三桓求媚晉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聘禮君與夫人一使兼致之晉人兼享之感嘗故不復辨敘孟孫立于房外堂房次稱之築曰楣後楣以北為室與房人君則左右房大夫則東房西室房前有楹後無壁所以通內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先君乃誓辭若欲使晉必尊待之賓令晉知其專權害患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官謂中軍司馬也言由君而已下與也獻子謂簡子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

爲之請以取入焉。繫兆隙也言魯患陽虎虎必出齊孟孫知其兆隙以虎必適晉故強爲請官使晉知其情而納虎也非本心故曰強欲居晉故曰入

○冬城中城。公侵鄭懼故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鄆貳於齊故何忌不言何闕文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魯有兩社朝廷在其中間詛于五父之衢。衢通道也魯國有五父衢在城東

戊戌 定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齊人歸鄆陽關。皆魯邑陽虎居之以爲政。○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伐魯夏國佐之孫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

孟懿子。處父即成宰公斂陽孟氏家臣也將宵軍齊師。夜攻齊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伏兵以待魯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汝也處父謂陽虎言若不圖禍難攻齊師汝必自取死罪也處父並上聲苫夷曰。苫始占反季氏家臣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言不待國刑而已自殺之也虎懼乃還不敗。

己亥定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景公至自侵齊。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書至以危之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定師于瓦。公至自瓦。晉將救魯公逆會之救不書者齊師已去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西鄙之役門于陽州。士皆坐

列。（坐列言無鬪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顏高魯有力人三十斤爲鈞六鈞一百八十斤言弓強也）陽州人出。（出而接戰）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齊子鉏擊高）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高雖偃仆猶射子鉏中頰死）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顏息亦魯人謙言已無勇力志欲中目而中眉）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猛兄會詐言猛在後殿傳言無軍政）○公侵齊。攻廩丘之郛。（廩丘齊邑郛郭也）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齊人焚魯攻郛之衝車魯濡馬衣以救遂毀其郛郭）主人出。師奔。（魯師奔退卻）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言猛若在此從如陽州先歸必敗）猛逐之。顧而

無繼僞顛猛閔言怒逐廪丘人見無後繼復爲顛越而止虎曰盡客氣也言非眞勇苫越生子即季氏家臣苫夷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其丹役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范獻子執羔士鞅晉執政卿執羔爲贄趙簡子趙鞅中行文子荀寅皆執鴈二子大夫執鴈爲贄魯於是始尚羔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儕同之今始知羔爲上

○從祀先公盗竊寶玉大弓先王分器不能守而盗得竊之著魯之失政而虎之強也

季寤桓子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季氏費宰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庶子故無寵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叔孫帶之孫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已更孟氏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謂正僖閔位虎將作大事順祀祈求神助禘不於大廟者退僖位懼之故於僖廟行禮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車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戒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成邑兵先癸巳救孟氏陽虎前驅林楚御

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鈹音披刀如劍者陽越殿。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音責大聲也杜云音作暫也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徵召也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生。不免於難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備難僞若爲支子公期築室於門外聚衆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激怒其馬及通衢而馳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築者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

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脫解甲示無畏取寶玉大弓以出寶玉夏后氏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殺梁以爲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殺之令得免必喜故言喜於召死必不能追也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嘻懼聲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處父欲殺桓子以强孟氏孟孫懼季氏强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即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亦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

叛。

○公羊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拘囚也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孟孫叔孫更迭以食季氏賊而季氏以瓜刻其饋器板上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於是時至乎日若時而出虎出季氏於蒲圃將救之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姊妹之子爲出南盡虎之外甥也於其乘焉於上車之時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有猶不忘也君若不有寡君之有臨南曰

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爲季氏車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駷素動反捶馬御走也南詐墜策使越下車取之故駷馬走奔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矢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然而甲起於琴如（琴如地名甲即處父所伏甲也）弑不成郤反舍于郊皆說然息（郤退也舍止也說解舍也音稅）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望見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遲意）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

走之晉性僅同　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賜以白不言璋言王者起圭璧琮璜五玉盡亡之也贊拊也䩮拊之弓言大者力千斤純緣也謂緣甲頤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乎吉凶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

庚子　定　九年春王正月○得寶玉大弓得者對失言之也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虎無所用故歸之　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物之成器可爲人用者也非用力儉之曰得得用焉曰獲周力儉之曰獲獲以獲獸足也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萊門陽關邑門傳云出萊門杜云魯郭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

即鮑國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鮑國初為施孝叔臣成十七年齊人召立之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言虎欲殺季氏使魯無大臣以傾覆其國而求容己身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虎欲西奔晉恐齊必反己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刻其軸使易折戰不能追己以麻約其刻而復

還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蓋車之有障蔽者葱音窓此車兩旁開窓可以觀望窓中竪木謂之靈追而得之囚於齊齊同中又以葱
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
乎世當世也以交亂人故
○穀梁曰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
羞也國之大寶在家則羞也况陪臣專之乎恥甚而不目其所惡得之得之堤
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畏衆討已使見寶玉大弓將之送納歸君
辛丑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景平夏公會齊侯於夾谷
公至自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夾公穀作頰田上穀有之
字讙火官反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

十年春及齊平。平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 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邊塞也萊已滅故言俘囚 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邊塞不謀中國事中國有禮儀之大故曰夏 夷不亂華。夷人不雜中華人華說文千五百里也中國有服章之美故曰華 俘不干盟俘虜不與盟誓 兵不偪好。兵戈不逼和好 於神為不祥。神盟誓鬼神也 於德為愆義。愆失也德指理言 於人為失禮。人指身言 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辨亦又去除也家語作

避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誓辭也無別義）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還音旋）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杜云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據乃景公嬖人）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猶典也）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犧尊象尊爲牛象之形背上負尊皆酒器禮列於朝廷宗廟不可出國門）嘉樂不野合（野合謂于原野合奏也或云如野哭之野謂亂不以理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具犧象嘉樂是棄此禮）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似穀者若不具犧象嘉樂如棄嘉穀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

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鄆即前齊取以居昭公者讙濟北蛇丘縣有讙亭太山博縣北有龜山山北曰陰田在其北故曰龜陰三邑皆在汶北即汶陽田

○穀梁曰離會不致二國會曰離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柰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

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優俳名施也舞幕帳下欲嗤笑魯君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公羊作匹夫而笑熒惑諸侯者誅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夾谷之會見之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叔孫氏邑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公作費○叔孫州仇如齊

初叔孫成子即不敢武叔父欲立武叔即州仇公若藐固諫

自不可。(藐叔孫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武叔家臣使射公若藐)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圉人武叔養馬之人朝郈邑之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吾僞爲固陋不知禮者以劒末授之)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以不能副武叔命故)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郈氏掌工匠之官)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

矣。杜云揚水唐風篇名取我聞有命今按鄭風王風俱有其卒章云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取王風懷哉懷哉爲是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謂兩無所屬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四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言犯以郈易齊別邑齊人將遷郈民。將遷移郈民另以齊人實之也衆兇懼兇擾而恐懼也駟四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異變異不服也易於齊以郈與齊易別邑也言與其守郈以死不若以邑於齊得紓稍何必守郈齊人欲以此偪魯必陪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

以備不虞。舍置也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使人徧走而呼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赤還救犯言於郈人叔孫氏之甲有物，杜注物識也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出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納魯圍郈之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謝歸汶陽田并致郈齊侯

享之曾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

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際交接也）對曰非寡君之

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

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

寡君賜

（壬寅定十一年）〇夏四月〇冬及鄭（聲）平叔還入鄭涖盟

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事晉今始叛）

（還引之曾除）

（癸卯定十二年）〇叔孫州仇帥師墮郈〇季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黃齊）

地結叛晉也齊公作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墮許規反郈費成也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輒不得志於叔孫氏故二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爲司寇句音鉤頎音祈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

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公羊曰。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道行于季氏聽從不疑也)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凡二百尺百雉凡二萬尺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甲辰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乙巳定十四年)○公至自會。(會于牽謀救范中行見晉)○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氏尚名脤祭祀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穀梁曰。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向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以經文觀之石向乃天子之士蓋士書名而大夫書字故也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城二邑

丙午定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非正也

十有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右若執器平衡手與心齊今二君執受貴于過高卑其容止又俯仰不中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死生指身存亡指位體猶骨幹也有禮則生存無禮則死亡是為四者之骨幹取謂以身而行禮於已也指容止言觀謂以禮觀禮能盡也指執玉言蓋禮則行脩而事盡善之不度謂高卑俯仰行已應事不合禮之法也禮具于心外不度是心已亡矣言相朝乃嘉事尤當謹禮以定身位今二君不度無禮身位豈能久哉故以禮觀而知其有死亡兆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冬公薨哀七年魯以邾子益歸○夏五

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言而中則後益無憚多言故爲不幸）

○邾子來奔喪（禮惟天子崩則奔喪而會其葬喪事急故以奔言之）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公谷作弋）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昃公谷作稷）辛巳葬定姒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定公夫人哀公母）不赴且不祔也（時公喪在殯子未踰年稱君夫人喪禮有闕故不日夫人）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反哭於寢故書葬）

○公羊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公羊以定姒爲定公妾毋以子貴故書葬與左傳不同按妾非夫人當如敬嬴齊歸不當繫定經書定姒則左傳是

冬城漆。

冬城漆邾庶其邑書不時告也。杜云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哀公名蔣定公子毋定姒四歲即位在位二十七年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鼷鼠食郊牛穀有角字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昔郊終於此故於

此備論之於變之中又有言焉又釋言請復有別說即下文特稱鼷而展觓是

盡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曰展觓

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有司展道雖盡其所以備之道不盡鼠所食之言由其

不敬故致天變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

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夏可以承春故

四月五月郊其失猶小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

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秋末不可承春始故九月郊其失大在成十七年

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傳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強

也成十年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

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

之字乃緩辭以免有司過

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已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言牲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既謂之牛則是已傷不可爲牲又卜免之者蓋以常置之滌宮名爲上帝牲矣故不敢擅造也

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安

謂置於此不繳也繫繫牲之所庀具也庀牲謂[illegible]擇牛卜其吉者以爲牲也左右言無常也謂卜[illegible]牛吉則以新牛爲牲此牛吉則以此牛爲牲蓋[illegible]不缺完則養以待後用也范註待具後牲然後[illegible]右前牛皆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illegible]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然則未左右[illegible]

蓋於此也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子者弟子問穀梁之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述穀梁曰自我之意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自六月至九月皆可簡擇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十一月十二月牲有變則改卜牛此特尚可以在滌三月故不言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至正月然後言變此已郊特繼暮春郊亦不能在滌三月故須言耳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特謂正月二月三月也禮謂牲必庀繫卜之也言郊享道曰不可過時及無禮若牲有變改卜之牛雖不在滌三月亦可甲而郊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暮春三月蟄以為十二月正月二月非也志書以識之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

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上辛取其新絜莫先也四月非郊時故不志三月卜郊

巳酉 哀三年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官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貨財所藏常人重之南宮敬叔至即南宮閱孔子弟子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周人司府書典籍之官出所常進御於王之書待命於公宮庀具也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宰人冢宰之屬校人乘馬

巾車脂轄。乘如字，謂駕馬也。轄去聲，誤。巾車官掌車，官備車馬，欲撤移物。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備各居其職，慎守，各守其事也。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肅，戒也。濡帷幕於水中出而用之，爲濟鬱攸。鬱攸，火氣也。命官人戒給帷幕，從火氣救之也。蒙葺公室，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以濡物蒙葺公家之室，自大廟始。悛，次也。外內室以次蒙葺之，若不足則助之也。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以上皆子服景伯之命。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也。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火勢傷人則止，勿救其財，謂不重財輕人。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象魏謂教令之書，曾懸於象魏而藏之者。富父槐至，富父，終生之後。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

不併火而但撤各官事猶拾斗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槀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道還公宮為火道還公宮使火不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其親盡而廟不毀故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避漢景帝諱地在瑯琊開陽縣汪氏曰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魯從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正常桓子寵臣曰無死勿從已死也南孺子之子南孺子季桓子之妻其所娠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桓子庶子即康子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

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畏其偪康子請退退避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

庚戌哀四年○城西郛魯西郛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孔氏曰殷有天下作都于亳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焚之災天火也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監湯之存以為後戒其制必始于湯也

○穀梁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立亳之社於廟外以為屏蔽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屋其上使不得通天公羊所謂揜其上而柴其下是也

辛亥　五年春城毗公作比又作芘杜云備晉也

壬子　六年春城邾瑕瑕邾邑杜云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叔還

哀　會吳于柤還嘗旋叔還以吳在杜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

癸丑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繒穀作

夏公會吳于鄫在瑯琊鄫縣即舊鄫國吳欲伯中國吳來徵百牢子

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

不可以後宋先時吳過宋得百牢且魯牢晉大夫過十見昭二十

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

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

諸侯則有數矣若以先王禮自有常牢數周禮大行人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

牢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若棄先王禮則爲淫過其數）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上物天子之牢也天有十二次十二牢以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棄天大數背周制禮）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棄疾遺棄疾惡於魯也）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謂君奔走道路長大臣又在國）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端委禮衣也）仲雍嗣之斷髮文

身贏以爲飾仲雍太伯弟吳俗常水行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避蛟龍害贏謂飾不以衣冠而以上二者也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權時宜以避害有由而然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棄禮知其不能伯

甲寅哀八年○吳伐我○秋七月

吳爲邾故將伐魯七年魯入邾執邾子問於叔孫輒魯人奔吳者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情實也退而告公山不狃亦魯人奔吳者輒告之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去位去國也不入讎國恐害宗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他國而伐本國則救本國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已臣他國而伐本國則爲本國隱諱也且夫人之行也不以

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言君子去國不以鄉里有所怨惡而廢滅之況以小怨惡欲覆宗國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率謂在軍前引導者知魯道者惟輒與狃二人故知必使已子張病之。即叔孫輒王問於子洩。即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諸侯救之即與楚也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不狃故意從武城險道使師綏魯戍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田焉。武城人僑田吳境吳境界也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境界漚漬菅草爲蒙武城人執之責其何故漬

菅使水濁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拘者語吳君伐武城必可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姓子羽名孔子弟子武城人其父與犯相好恐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犯盟伐邾召吳來伐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魯邑明日舍於蠶室杜云魯邑今按公桑蠶室恐即近郊養蠶室也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二大夫與吳戰夷地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公賓庚公甲叔子析朱鉏三人同車皆獲傳互文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有望也同車三人皆致死是魯能用人國未可棄望明日舍於庚宗魯地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

攻王舍微虎魯大夫宵夜也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幕庭謂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與在三百人中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以一本作而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輕則易變動違則難償報故不能持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景伯以言不從違順盟載書出盟魯恐盟不足恃又請留景伯為質釋舍也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

之而後止。魯因吳許又欲求吳王子交質吳不從然後不質景伯吳人盟而

還。

乙卯哀九年○冬十月。

丙辰哀十年○五月公至自伐齊。春魯會吳伐齊師于郎光齊

丁巳哀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伐我者我自有以致之也

十一年春齊為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師未出竟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守國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叔禦敵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境求曰居封疆之間使二子居封疆間近郊地此境為近季孫告二子二子不

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季氏帥師與滅不屬者非魯人也使孟氏叔氏皆屬之魯之群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季氏專政宜乎二子不欲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杜云黨氏掌朝中地名使求從已朝俟於此武叔呼而問戰焉卽叔孫州仇不敢之子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求言已小人不知以怍武叔懿子強問之卽孟孫何忌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求言已材力不及所問故不對亦以挫諸子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

孺子洩帥右師。(即武伯彘懿子之子為右師帥)顏羽御。邴洩為右。(二子皆孟氏家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即樊須魯人孔子弟子)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即冉求)就用命焉。(言遲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魯南城)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信不欲戰)公叔務人。(即公為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充政重。(充煩滿也)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魯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刻約信也)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求

之左師獨勝入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二齊大夫涉泗水以從魯右師孟之側後入以爲殿。側即孟之反孟氏族也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爲伍敗而欲走不狃曰誰不如。言已非不如人何用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已非能過人何用止徐步而死。以上皆洩子所師右師奔者言魯非無壯士但季氏不能用師獲甲首八十。冉求左師獲齊甲首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請其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不言奔洩曰。驅之。洩不欲戰而唱言奔走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

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童子蒋禮用殤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舊註以義爲勇按應上矛則是藝字爲優孔子曰求也藝○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夏爲郊戰會吳伐齊見齊齊至無日矣

戊午哀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古者九夫爲井井除公田實八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戎馬四疋兵車一乘除牛十二頭又二十五人在後將重車計甸而賦成元年作丘甲三分增一但增兵車之卒一丘出二十五人其將重車卒車馬牛尚仍舊已計一丘賦今又以爲未足計井田賦車馬甲兵卒不復至丘其數之多寡不可考或以爲一夫出一卒亦未可知或以賦者軍旅之征本里所出而今用田賦恐非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冉有三發問終乃言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告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行政以禮爲法度如下言施取於厚施於人寧取過厚者事舉其中非施非斂國之政事舉得中者斂從其薄斂于己寧從過薄者如是則以丘亦足矣此言合欲從禮則雖爲丘賦禮有節制易滿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此言合禮從欲雖以田賦亦不能滿無已之求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法謂行必合法也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苟聊且不合法也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槖皋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孟長也子宋姓吳與魯皆姬姓諱娶同姓故曰孟子若宋長女爲公妾義與仲子同不言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也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服往弔季氏季氏不喪服故孔子去絰從主人而拜言聖人時中公會吳于槖皋吳地在淮南逡遒縣東南逡遒故城在廬州愼縣東南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鄖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完全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

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尋重温尋也）亦可寒也（寒而歇之）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召衛來會）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且音沮）謀於行人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衛大夫）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吉世反狗狂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盟不書畏吳竊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乔圍也）子服景伯謂

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主盟者禮諸侯地主歸餼所會地主供餼食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錦十端爲一束往賂吳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學爲吳人方音子之

尚幼（即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後卒于越）

○冬十有二月螽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火大火心星也西流是夏正九月周正十一月今司歷不知閏故以爲十二月）

（己未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時會吳黄池見吳）○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十有二月螽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平旦衆星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地）何以書記異也

庚辰
哀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脩春秋非此年事書至此一句孔子絕筆春秋非感麟作麟亦非為春秋成來也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在魯西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將車者子姓鉏商其名杜云車子將車之子微者鉏商其名鉏音葅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物以有處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群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言無常獸故異之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

也曷爲以狩言之天子諸侯乃言狩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言麟由庶適宜故大之書狩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噫哀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言去其佐斷絕己之道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麟者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春秋何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托記高祖以來事所及聞知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見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謂近則

諱而遠則不盡諱也

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備猶盡也言解出道將窮見聞傳聞盡於此也

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是指撥亂反正

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其諸語辭君子指孔子樂入聲下同

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末後也謂孔子既制春秋之後豈不樂堯舜預知有已而制道術使已爲法耶非但樂道堯舜之道也然既制此義以俟後聖若後之君子復有制作者必樂道春秋之義而樂孔子之知已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邑名自此以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賓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射音亦句音鉤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路孔子弟子見信於人故欲要誓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言射竊君邑是義之也由弗能

○庚戌叔孫還卒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即懿子○有星孛饑

初孟孺子泄一名彘即武伯何忌子將圉馬於成將養馬於成邑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備不得入而歸也成有

司使孺子鞭之。恨怒故報成有司之良人秋八月辛丑孟懿子

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弟許成請共命又不

許懼不歸。不敢歸成

辛酉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秋八月大雩。○及

哀齊平。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即孺子洩

城輸邑以偪成○秋齊陳瓘如楚。瓘字子玉陳恒之兄過衛仲由見

之。仲由季路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

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

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

命矣。子使告我弟。讙言已受命使楚不得與齊事子使人告吾弟陳逆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即成宰公孫宿奔齊者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子指成言成與魯同宗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齊人貳子是利不可得而徙喪魯之成邑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冠氏陽平館陶縣即定九年次五氏役晉伐齊師與之因與衛地，自

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禚音灼　二十五家為社　籍書而致之）九年傳齊侯致禚媚杏三邑于衛　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在八年）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地　避魯也）

壬戌哀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仁覆閔下謂之旻天　弔恤也　慭強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煢煢無所依怙之意　疚音究　疚哀病也　無自律　無以為法也）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

曰禮失則昏。亂也名失則愆。過也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失禮名必昏愆故不沒於魯

癸亥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驁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古者諸侯會盟割牛耳取血以歃之以珠槃盛耳玉敦盛血卑者執牛耳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諸侯會則臣執之季羔曰。即高柴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即會鄫在七年姑曹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魋。即會鄖在十二年魋石曼姑之子執牛耳武伯曰。然則彘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理無常故武伯以爲

已可執丁卯哀、入魯地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伯王中國故遣使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地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緩地數年不覺使我高蹈高蹈高舉足而蹈地猶遠行也言魯數年不答稽首禮使我高蹈來奔唯其儒書言魯據周禮不答稽首以爲二國憂二國邾齊也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地齊閭丘息曰息閭丘明後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先至齊地故言在寡君軍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傳去聲傳車也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爲魯僕從未合陽穀請爲書除館於近齊舟道地辭曰敢勤僕人辭以不敢

勞賓客除館

己巳哀二十三年 秋八月，叔青如越，叔還之子 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庚午哀二十四年 公子荆之毋嬖，哀公庶子 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釁夏其名也獻立夫人禮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二公娶宋稱商避定公諱也 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句踐大子名與公相得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吳故臣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辛未哀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魯南鄙地）郭重僕。（爲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不臣之言多請盡察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惡其貌以爲大肥）季孫曰。請飮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從君勞苦反謂之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食日食之食消食其言也言重食言故能肥以諷三桓）飮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哀 癸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還邾田封界至駘上地 二月盟于平陽。在邾魯界山陽郡有平陽縣 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子貢十二年辭吳盟故思之 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叔孫舒州仇之子 他日請念。言不能用於當時臨難而念思之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惡之故弔降禮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

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即公孫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自其家出故施罪焉

邾按魯穆公改邾曰騶字同鄒在今鄒縣之東南騶山記曰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城東門外有韋賢墓北有嶧山

曹姓子爵出自顓帝玄孫陸終第五子曰安賜姓爲曹其子孫亦以姓爲氏周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爲附庸魯國騶縣是也鄭云兗州仙源東南四十里古邾城是也挾以下至儀父克入春秋後數從齊侯尊周進爵爲子十四代孫文公徙于繹今兗州鄒縣北嶧山是也桓公革之二十九年獲麟後八世爲楚幷

邾子克字儀父莊十六年卒

丁丑桓八年○秋伐邾

丙戌桓十七年○及宋人莊衛人黜牟伐邾

伐邾宋志也邾宋爭彊魯從宋志伐之背今年趡之盟趡盟見魯

癸卯莊十六年○邾子克卒穀梁曰其曰子進之也蓋附齊桓尊王室桓請王命進其爵

邾子瑣克之子莊十七年即位在位十二年卒

乙卯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瑣素果反

文公名蘧蒢瑣之子莊二十九年即位在位五十一年卒

丁未文十三年○邾子蘧蒢卒蒢音渠除

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嶧山史曰利於民而不

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以遷國養民爲命而不歸於壽之短長

定公名貜且文公子文十四年即位在位四十年卒

戊申文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六月公會宋公昭陳侯靈衛侯成鄭伯穆許男昭曹伯文晉靈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邾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作接菑側其反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即貜且）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

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陳鄭宋從楚）且謀邾也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音矍且音狙）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曰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

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出外明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貜且也六此句註不甚通或曰指以下指計之也或曰指麾于邾婁今使納捷菑也十分邾國捷菑四分貜且六分歸之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曰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

之也。長轂五百乘，綿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綿猶彌也，夐猶遠也。）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癸丑宣元年　○秋，邾子來朝。（宣公殺立而邾子首朝，無貶。既於朝桓貶矣，其餘從同同。）

丙子成六年　○夏六月，邾子來朝。（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丁亥成十七年　○邾子貜且卒。（即定公。）

宣公（名牼，定公子。成十八年即位，在位十八年卒。）

戊子成十八年　○八月，邾子來朝。

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乙巳 襄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公穀作瞷音瞷去年晉執以歸孚敖文

悼公 名華宣公子襄十八年即位在位十五年卒

丙辰 襄二十八年 ○邾子來朝。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庚申 昭元年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葬邾悼公。

莊公 名穿悼公子昭二年即位在位三十三年卒

丁丑 昭十八年 ○六月邾人入鄅。

六月鄅人藉稻 鄅妘姓國或云風姓子爵國在瑯邪開陽縣周六月蓋夏四月君出

藉田藉稻稅踐履之義蓋履行之也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攝持也斬閉門者而持其首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帑妻子也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舍止也

戊寅昭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書伐討有罪也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二月。宋公伐邾。圍蟲。邾邑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丙戌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

○公羊曰。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

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近謂地與魯接雖非大美惡亦得書名氏何註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廉恥近升平非也

庚寅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濫肱之別邑在東海昌慮縣邾公作弓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夫有所謂有名而不如無者下所言是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書地以著名其人所以終其爲不義者示後不可滅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回邪也指三子事不爲義疚疚病也指豹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

其書爲盜（三十年豹以衛侯兄公孟縶奪己司寇與鄄欲作亂謂其驂乘宗魯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若豹殺縶欲爲國除不善以求名今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邾庶其（襄二十一年）莒牟夷（昭五年）邾黑肱（昭三十一年）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惟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指三叛人）而去貪也（指三子）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艱難其身謂豹奪去官邑也險危謂養公孟之惡而致其顛覆也知此不書盜而有名則好爲難事者必趨赴以取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若三子求食徼大利不書名則貪冒者力爲之以掩惡）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惡逆）

無禮者數之其善志也此記事之善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雖微隱而義理顯明婉而辨辨雖婉曲避諱而旨意有殊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公羊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通達也使爲國自達故無所繫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或曰群公子爲邾大夫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之君名顏鄭云夷父子顏六世至文公蘧篨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爲武公與名敖眞公弟惠公祖懿公與名戲武公少子邾女不知爲魯武公懿公夫人孝公幼懿公弟名稱不知邾婁外孫或妾子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魯孝公幼

顏使邾女淫衆公子欲納賊以弑孝公解云諸侯一娶九女邾婁一國并有九女於魯宮內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所納之賊不知是魯是邾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不知臧氏母為大夫妾為士妻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趍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誅邾君立術為君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顏夫人乃孝姬盈姓之女其顏

色爲一國選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何休云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今按斯乃顏夫人與叔術生者夏父乃顏公遺腹子故曰有蓋同母異父兄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盱幼於夏父然愛之則同故叔術與夫人食必置二子於側而食之也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以來謂以所取食家置已前人夏父自謂也言已食未足而盱食常餘逾已失國無所取恋故其後父覺之也此傳舊註似不通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

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公扈氏也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爲父兄之行習乎邾婁之故故事也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周天子誅顏公發其後使叔術侯其死然後致國於夏父故當叔術讓夏父時邾常被兵周周人責其立夏父爲死天子而不畏忌也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言既通濫爲國如附庸則濫爲國不當書止當書邾婁今不書邾婁者以天下未有濫國不如此無以見新通之義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濫成國不書書以如大夫邑例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

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言紀濫於邾婁成國書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乃賢大夫不欲以士背君不絕濫於邾婁仍邑書邾婁黑弓以濫來奔則爲大夫義不得世襲爵位故推此義書以監見叔術之賢尚爲邑不書邾婁濫上辟大夫世位已成國

甲午定三年◎二月辛卯邾子穿卒◎秋葬邾莊公二月公穀作三月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射昔亦私出闔乞肉焉射姑私出避酒闔人從之乞肉奪之杖以敲之夜姑奪闔杖以敲闔首敲橫摘也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闔以缾水沃廷以缾水沃洗地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命執

之弗得。（射姑時不在廷）滋怒。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廢墮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遺命未葬以車殉先入欲藏中潔）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

隱公（名益莊公子定四年即位在位十九年即哀七年爲魯獲八年歸之吳又討其無道四諸樓臺立其子革十年奔魯又奔齊二十二年奔越歸之後又無道越執之立其子何）

丁未（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戊申（哀二年）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音鉤繹音亦邾地）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

之田而受盟。（漷水以東沂水以西之田賂魯）

○穀梁曰。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各盟其所得也。（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

己酉（哀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壬子（哀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癸丑（哀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季康子（季孫肥）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今年夏與吳盟鄫背之）伐小國不仁。（今欲伐邾）民保於城。城保

於德矣二德者〔仁信二德〕危將焉保孟孫曰〔即懿子〕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豈有賢知景伯而不從其言〕對曰〔諸大夫〕禹合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侵伐故國數少〕知必危何故不言〔言我諸大夫知今伐邾危必言之今不言不危也言此以黨季氏〕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衆謂兵多也言今伐邾者蓋以邾有罪魯德勝邾故敢加兵若亦如之而但恃衆伐之必不可也此蓋大夫言舊以爲孟孫忿答大夫恐讓之〕不樂而出〔樂音洛〕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猶聞鐘聲〔作樂不禦敵〕大夫諫不聽〔邾大夫諫不從〕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成子即茅夷鴻邾大夫也食邑於茅〕曰魯擊柝

聞於邾柝兩木相擊以行夜柝相聞言其近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
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國內兵足距魯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
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
繹即繹山在鄒縣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
同也囚諸負瑕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負瑕故有繹先魯得邾
繹民已處此故使邾子就此居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
於吳束帛帛十端爲五疋作一束也乘韋四韋也曰魯弱晉而遠吳馮
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也以陵我小
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
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

魯夏與吳盟鄫秋則背盟伐邾以成其欲而無違從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

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與吳相敵

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

吳子從之八年伐魯盟而還事見魯

○公羊曰入不言伐此其言伐[illegible]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illegible]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甲寅哀八年　○歸邾子益于邾吳國故書名書歸善魯能悔過也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益乃齊出故齊悼請以伐魯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太宰嚭

因諸樓臺榯之以棘。榯音蒔臺也一云籬也 使諸大夫奉大

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桓公也

丙辰 哀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戊辰 哀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illegible]奔越曰吳爲

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於[illegible]子革奔越。

庚午 哀二十四年 邾子又無道。隱公 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

子何。大子革弟 何亦無道。

小邾

曹姓子爵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顏。

有功於周別封其次子友於郳爲附庸國其曾孫黎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晉志云蕃縣古小邾國隋改曰滕今兖州滕縣東南郳城是也縣史云郳城在承縣自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楚滅之慮音廬蕃音皮承音證昌慮在今滕縣東南承又在東南今嶧縣界也

壬辰莊五年 ○秋郳黎來來朝國何以名旦臥之附庸也

秋郳黎來來朝名未王命也郳國也黎來名也

○公羊曰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

也

戊辰七年 僖 ○夏小邾子來朝 杜云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齊桓爲請天子始進爵

乙未七年 襄 ○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壬戌三年 昭 ○秋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甲子
昭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小雅篇取君子來朝何錫予之）穆公賦菁菁者莪（亦小雅篇名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喻魯為君子有禮也）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以用也言若無用國之才豈能久）

庚戌
哀四年

○宋人執小邾子

春秋左傳類解魯目卷之三附邾小邾終